

## 面对众多女体的男医生

许多男人对（特别是妇科）医生这个职业有说不出的羡慕。除了钱赚得多之外，还可以有机会天天免费欣赏看不完的女体，甚至是最隐秘的女体部位，那该有多好啊！赚死了！就算要读七年也值得。

另外一些发酸的男人们则自我解嘲的说，如果天天要看那么多身体和器官，恐怕也看腻了，再加上有的有病，有的有疮，说不定还会恶心呢！

赚死或恶死当然是局外人的猜想，那么男医生们又是如何想这个问题的呢？

老实说，他们的答案有很大的出入。有些人爱看，有些人不爱看，有人当成收集嗜好，以便在男性同侪中自豪一番，也有人无意识中暗爽，而在性幻想浮现时心生惭愧。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偶尔想看，有时冷漠，那时很爽，这时讨厌——医生们也是有口味偏好，有情绪感觉，有不同的性偏好的普通人啊！

虽然有这些差异，虽然不是所有的男医生都会「享用」这个机会，但是，男医生和众多陌生女体的方便贴近，毕竟是这个保守的性文化中的异数，是牵涉到深层文化意义的活动。

于是许多忿忿不平的人义正辞严的说，所有的医生都应该有医德，不能用色情的眼光来看女病人的身体，我们应该在医师的养成教育中教导他们尊重女体，尊重专业，尽力屏除杂念，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

这套耳熟能详的高言大志是一种自我期许。男医生在专业中有贴切众多女体的方便机会，这个特权当然不应该被滥用，而可喜的是，不少医师也立志以此为执业的基本原则，因而为他们的女病人消除了不少羞惧。

不过，在我们继续叨念其他医师们改善态度的同时，让我们也面对现实一下，因为男医生们毕竟还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产物，他们同时还受到另一套生活教育的熏陶：

作为男人，男医生们也活在一个时刻把女体视为有价而沽的货品的文化中，男人们自小就知道「不管是偷是抢是换是拿，只要有愈多机会贴切愈多女体，就愈是赚了」。不但如此，这套教育还是日复一日、无时无刻不透过各种管道来强化的——从男性应有的气魄呈现、到男性自幼的消遣探险活动、到男性结盟时表现的共同欲望对象，无一不牵涉到对女体的好奇搜猎。

在这种极为不平等的性别环境中，如果我们仅止于要求男医生们不滥用特

权，那就好像在台湾恶劣的交通环境中要求个别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一样。我们只奢望他们跳出文化框架，个个努力屏气做柳下惠，要求他们自我克制不要执行文化教养鼓励他们时刻展现的性别角色而已。

说穿了，这种做法充其量只是寄望于个别男医生的良心和医德，或是他们成功的性压抑，也就是说，我们只不过增加他们个人的道德压力而已。就女病人在裸露自身时的难堪，以及医疗过程中遭受性骚扰的可能威胁而言，这种高言大志型的自我期许实在是很无力的。

那些对性文化的成见和压抑无所感的男人们，大概永远也无法体会女人在裸身面对陌生男人时的心头挣扎。

在一个「处女情结」、「看身如破身」的保守文化中，女人连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都再三考量身体的裸露，更何况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诊室，褪下衣物，让陌生的医师、护士、围观的实习医师们细细观看评头论足呢？

再加上在医院诊所之内，这种裸身总是牵涉到一些在这个文化中难以启齿的疾病，总牵连到私密生活、个人活动、性道德等方面的暴露和猜想，以致于每一次造访妇科都成为女人非到必要不肯轻易尝试的事情。即使是应诊的男医师十

分体谅，谨慎处理，这种尴尬的场面还是一点都不减其难堪，仍然是一再重演。

更糟糕的是，许多男医师（以及公卫人士）对我们的文化成见、道德假设，以及本身的专业盲点都缺乏深刻反省，因此他们在媒体和日常看诊中，以权威的身分谈论与性相连的妇科疾病时，常常采取了最保守的义愤态度，一谈到这些病，就对病人的道德生活上问号和警句。在这种时刻，与其说他们是消减病人痛苦的医生，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做道德成见的把关者。而当医药的专业权威和文化化的成见道德混淆在一起时，讳疾求医的压力就更强了。

说真的，女人不见得一定会对这些疾病完全无知，但是，妇科医师们可能对病人生命的基本评断态度却使得女病人尽力逃避接触这方面的常识。在这里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医师们对自身的道德成见缺乏反省，更严重的问题是医师们对自身专业的眼界局限也缺乏反省，只想摆出无误真理的姿态，却不考虑那些道德权威的论断会对病人有何影响。

女病人在医疗过程中的踌躇和惊惧，不但来自保守性文化的调养，也受到一些医师成见的鼓励，这种惊弓之鸟般的心态更为性骚扰提供了沃土。许多女病人会把她们被性骚扰的经验埋藏心底，形成永远的痛。另外一些女病人在文化的封

闭保护中，在医师专业的形象光环之下，受到性骚扰的侵犯还以为检查的必要内容。还有一些女人则在惊弓心态之下形成高度敏感，不管医师们如何自处，她们都觉得逃不掉性骚扰的可能威胁阴影。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继续要求医师们自律，或者发展一套套方法，教女病人们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可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医师们的自律或女病人的自保，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缓和问题，而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

毕竟，骚扰的男性欲望、封闭的专业知识、和脆弱的女性主体才是构成这个问题的基本条件。

如果男医生们有心让专业不再受到性／别因素的搅扰和渗透，那么，他们的努力就必须超越自己在良心和自制上的挣扎，他们必须更积极的为改变这个文化的性／别成见、挑战医学的专业垄断、和消除严重的性压抑而努力。

这个说法听来沉重，但是，事实上它可以是个三合一的做法。在过去两年中，情欲解放运动的言论已经开始在女人中扩散，也就是说，女人已经从她们的立场出发，从她们的角度去改变这个文化的性／别成见，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很明确的挑战了男性主导的医学的专业垄断，也具体的为消除我们社会严重的性压

抑而努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诚恳关心如何与女病人互动的男医生，在这方面显然可以成为女人们的同盟。如果他们肯对性／别成见、对自身专业权威、对性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学习，才会真正有助于扫除男医生和女病人之间因着性骚扰而来的猜忌。